

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线上

——李宇明教授的治学道路

胡爱东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语言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李宇明教授二十余年来在语言学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形成了颇具个性特色的学术思想与治学风格。

关键词:李宇明;青年语言学家;学术事业

中图分类号:I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2)05-0116-05

引语

李宇明,笔名胖子、于月,1955年生于河南省泌阳。

在大学毕业时,他曾经这样地表达过他的人生理想:
“当年做过文学梦,而今专叩语言门。开门乎?天知晓!”

1982—1984年,李宇明师从当代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教授,攻读现代汉语专业硕士学位。邢福义常常高瞻远瞩地鼓励自己的学生: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

“有出息的人总是敢走自己的路的人。”

“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线上。”

二十余年以来,李宇明已成长为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曾在儿童语言学和汉语语法学两方面下力最多,也兼治语言理论和应用语言学,成果丰硕,业绩斐然,颇具科研个性和特色。

在一次访问中,李宇明教授在论及学术与人生这个话题时,谈笑风生,妙语连珠,他说:

“怎样地建立起自己的人生杠杆呢,关键要选好一个支点和参照物。如果选取了学术事业作支点,就不能以金钱名利来作为衡量的标准了。”

“科研可以增长知识,创造精神财富,学术史是人类历史中十分宝贵的一部分。”

“对个人价值而言,好比是投石头入池塘,水面泛起美丽的涟漪,一圈一圈的,是内圈波及外圈。学术价值实现了,个人价值也随之实现。”

他还说:“学术研究是一种职业,但更是一项事业,是需要用也必须用全部身心乃至生命去从事的一项事业,要把学术当成生命的组成部分。”

这些年来,李宇明走的正是这样一条积极创新、勤勉务实,学术与人生融为一体并交相辉映的成功之路。

(一)

这短短的二十余年以来,李宇明确实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目前,他已拥有个人专著10余部,论文170多篇,共计600多万字,另有主编、参编的著作近20部。他还曾承担过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多次荣获各级各类的奖励。

1. 语言学习

儿童语言的研究,是探索语言学习规律、建立语言学习理论的基础性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期,儿童语言研究在我国“还几乎是空白”(吕淑湘语)。李宇明就是这块领域里最早的开拓者,并因此而著称于世。

《汉族儿童问句系统学得探微》(与唐志东合著,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是语言学界儿童语言学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曾于1995年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该书第一次系统描写了汉族儿童5大类21小类问句格式的发展,划分了儿童问句系统发展的四个阶段,探索了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四个方面的要素,发现了儿童使用问句的“S型期望”和以“泛化”、“窄化”、“格式化”为具体表现形式的儿童学得语言的“偏向性策略”,以及因这种策略而造成相关语言现象发展中的“挤压”、“导拉”、“互促”和“异推”四种发展模式。吕淑湘作首席顾问的《中国语言学年鉴(1992)》(语文出版社1993年)认为此书“由于其观察、分析的细致以及受试者和受试语的汉语身份,对本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将具有一定意义”。邢福义在该书《序》中称该书是“凤毛麟角”,“做了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提出了十分有价值的结论”。伍铁平说,该书“(在婴儿早期发音规律的研究上)对雅可布逊的理论提出了补正”,为心理语言学家和心理学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值得称道”(《语文建设》1993,11)。邵敬敏曾撰写了长篇评论,称赞说,该书“不仅提供了研究汉族儿童语言发展的相当珍贵的资料,弥补了汉语研究在该领域中的空白,而且丰富了儿童语言研究的一般性原则和理论”(《汉语学习》1993,5)。另外,还有施关渝、吴继光、李行德等人热情洋溢地介绍、评点或引用,从而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良好的反响。

《语言的理解与发生》(与陈前瑞合著,华中师大出版社1998年)是《探微》的姊妹篇,是对儿童问句系统理解与发生的全面比较研究。该研究发现,儿童对于语言的理解要早于语言的发生,但理解和发生具有不同的发展节奏,二者基本上交替进行的,同时还得出了儿童问句系统发展的五种顺序。而且,群案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两种方法具有相当

收稿日期:2002-05-07

作者简介:胡爱东(1972-),男,湖南平江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2000级硕士研究生。

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要全面把握儿童语言的发展面貌,必须兼用两法。另外,就群案横向实验法而言,有三点值得一提的创造:①创造了“知识背景剪贴法”;②创造了自然语篇测试法;③创造了“话语反应判定法”和“语言参照法”。所以,该书作为中华社科基金“八五”项目的结项成果,以邢福义为组长的项目鉴定组在《审计报告》中评价说,“这是一部有创造性的书,既有真实发掘的深度,又有理论方法探讨的高度。”

《儿童语言的发展》(华中师大出版社1995年)以汉族儿童发展为基本材料,也吸收了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从语言、词汇、语法和语用等方面系统地描绘出儿童语言发展的基本面貌,揭示了许多富于价值的发展规律。该书还着力探索了儿童语言发展的理论问题,对国际上流行的一些理论,如乔姆斯基的“语言先天说”,雅可布逊的“音位发展理论”等进行了评价和修正。由于该书初步建立起中国儿童语言学的学科框架,既有较详尽的事实描写,又有不少富于启发意义的规律发掘和理论总结,还进一步阐发和完善了作者自己此前的某些观点,因此被人誉为“中国儿童语言学的长成之作”(陈前瑞语)。邢福义在该书《序》中认为,该书较好地处理了“共性和特性”、“继承和创新”、“事实和理论”、“描写和解释”、“据点和视野”等五种关系,并认为“能否善于处理研究工作中各种对应统一的关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学者的成熟程度”。该书在出版之后,有吴继光、李向农、陈前瑞等人在《语言文字应用》和《世界汉语教学》等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书评。

李宇明还发表了10多篇颇有影响的论文,其中的代表作有:《三岁前儿童反复问句的发展》(《中国语文》1990.2)、《儿童反复问句和“吗”“吧”问句发展的相互影响》(《中国语文》1991.6)、《儿童习得语言的偏向性策略》(《华中师大学报》1991.4)和《独词句阶段的语言特点》(《中国语言学报》总第7期,1995年)等。作者自述,这些著作和论文的研究素材,是用个案的纵向追踪观察和群案的横向实验调查两种方式获取的;在材料处理上,既有语言学的常规性方法,又有心理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在研究思路,主要是系统的和比较的。所谓系统的思路,是指既兼顾到语言各子系统,又侧重于问句系统的系统研究。所谓比较的思路,是指语言的理解与发生、汉族与西方、正常与异常以及男性与女性的儿童语言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多维度比较。正是由于建立在大量事实材料基础之上,又采取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李宇明发掘出汉族儿童语言发展的特殊性和儿童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制约儿童语言发展的各种要素,十余年含辛茹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是在1986年国家青年社科基金儿童语言学首批项目中承担相关课题的李向农博士由衷地推崇:“十年了,大家在各自的研究方向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李宇明的成就尤为突出。”

2. 应用语言学

李宇明认为,基础研究和应有研究是语言学的双翼,基础研究使应用研究厚重扎实,应用研究使基础研究充满活力。而且,学术的社会使命之一就是研究成果投入应用。因此,在儿童语言的基础性研究之上,他还自觉地致力于语言学习理论及其应用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李宇明依据学习方式上的不同,把语言学习分为三种类型:①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②语言学得(Language Learning);③语言康复(Language Rehabilitation)。

语言习得方面,除了儿童语言理解与发生的基础研究

之外,李宇明在《幼儿语言教学的若干原则》(《幼儿教育》1994.10)和《母语获得理论与幼儿语言教学》(《幼儿教育》1994.11)等论文中,专门研究了幼儿语言教学。还有专著《父母语言艺术》(与白丰兰合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和论文《试论成人同儿童交际的语言特点》(《华中师大学报》1987.6)等,专门研究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语言交际特点和语言交际艺术。

1992年5月,由《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文字应用》和《语言教学与研究》联合发起主办了“语言学习理论研究”座谈会,有胡明扬、李宇明等人参加。在会上,李宇明第一次提出了要明确区分语言习得(一般指第一语言学习)与语言学得(一般指第二语言学习)的概念,并系统地比较了两者的异同,也考察了语言学习的一般模式和语言学习的外部因素,这是对语言学习理论的一个开创性的贡献,影响很大。其后,有《语言学习异同论》(《世界汉语教学》1993.1)和《论语言运用与语言获得》(《语言文学应用》2000.3)等重要论文相继发表,更深入细致地探讨了语言学习的类型和规律。李宇明进一步地认为,在所有类型的语言学习中,第一语言获得是最成功的,而且第二语言获得与第一语言获得具有相关性。所以,最大限度地借鉴儿童语言学习的经验,是促进第二语言教学的重要举措。他还认为,语言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使学习者获得将语言符号与语境要素匹配起来的语言能力,而语言能力的最佳获得途径就是语言运用,并因此而提出了“第二语言的教学体系应当以语言运用为轴心的教学体系”的著名论点,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益的理论参考,“丰富了我们学科本质属性的理解”(张旺熹语)。

在聋童语言的康复研究方面,李宇明用力最勤。从1988年开始,他就以学术顾问的身份参与湖北聋儿语言康复中心的工作。首先探索聋童语言学习的规律,合作发表了《聋童声母获得状况研究》(《语言文字应用》1992.1)和《汉族聋童语音发展的规律及对策》(《中国聋儿康复》1995.1)等论文。根据聋童学习语言的实际状况,参照正常儿童语言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盲行为教学模式”和“全面康复的观念”。并研制出了儿童语言康复水平的测试量表,聋童康复用《现代汉语简化系统》和《聋儿语言康复发音训练操》,并主编了供聋童语训教师使用的《聋儿语言康复教程》(华中师大出版社1990年),该书1994年获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宣部出版局等五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首届“奋发文明进步图书奖”二等奖。李宇明曾说,“我国可以算是一个聋哑大国……作为一个儿童语言研究者,有义务、有责任为这项具有人道主义和社会发展意义的事业作点贡献。”

2001年,李宇明调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兼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由于工作需要,李宇明目前正在加强应用语言学其他方面的探索与研究。

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方面,已发表《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建设》(《语言文字应用》2001.2)和《中国现代的语言规划——附论汉字的未来》(《汉语学习》2001.5)等重要论文。前文是“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10月)的体会”。该文拓深了对规范和标准建设的理解,并统观全局、合理筹划,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思路,体现了学术研究和科学管理相结合的特点。后文先简要地回顾了清代末年以来语言文字现代化进程,从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国现代的语言文字政策和语言文字工作,然后指出了当代语言生活中存在的四大问题,有理有据,针对性很强。

在语文教育方面,论文《语文现代化与语言教育》(《语言文字应用》2002.1)讨论了语文现代化与语文教育的有关问题。该文从辨析“语文”内涵着手,抓住了语文功能的本质,有理有据地归纳出语文教育的三大内容;然后立足百余年语文现代化的探索进程,观照历史,点评得失,十分中肯地指出当前的四大不足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向。该文章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历史的深度,更有现实的针对性,很有理论启发意义。

在中文信息处理方面,李宇明认为,为了推进国家“十五”规划制订的“加速发展信息产业,大力推进信息化”和“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需要,要特别注重解决语言文字信息处理中的诸多问题,如汉语语音、汉语篇章结构的处理、科研手段和信息服务手段的现代化建设等,应尽快研制现代汉语分词词表、现代汉语词类及其标记规范、现代汉语句法基本集,以及文献的自动检索、摘要、翻译的评价标准等,还有信息产品中汉语汉字的规范化问题等等。

在《语言文字应用》(2000.2)编委发言摘登之中,为了办好刊物,推进我国语文建设,李宇明提出了“三个关注”和“三座桥梁”的观点。他认为,我们要关注十二亿五千万人的语言生活,要注意社会的有关语言文字应用的热点问题,要注意语言文字应用的学科建设,这是“三个关注”;我们要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架起桥梁,要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架起桥梁,要在研究者和现实之间架起桥梁,这是“三座桥梁”。2002年伊始,李宇明接任《语言文字应用》主编一职,对应于该刊创刊时首任主编龚千炎撰写的《我们的设想》发刊词一文,李宇明发表了卷首词——《今后的设想》,从“社会语言生活的三大变化”、“学风建设”和“刊物定位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办刊宗旨,表示要“继续发扬本刊所形成的传统,固守学术精神,并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为推进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和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建设,为促进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化现代化、为健康当代的语言生活尽心尽力。”

语言学界曾经有过一个说法,认为应用语言学只是语言学理论的应用,本身是没有理论的。李宇明则认为,事实上,语言文字应用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研究领域。首先,没有理论的指导,语言文字应用必然是一种低水平状态,甚至会出现诸多失误。其次,多数基础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进入语言文字应用领域,而是需要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应用性改造。再次,反过来,语言文字应用可以对已有的语言基础理论进行验证和修正,甚至可能产生新的语言理论。李宇明甚至预言,“本世纪下半叶所出现的新的语言理论中,有一大部分是从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中总结出来的。”

(二)

3. 现代汉语语法

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李宇明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语言事实的搜集、描写和分析上。如《存现结构中主宾互易现象研究》(《语言研究》1987.2)采用了大量的事实材料,从语义角度描写了存现结构中主宾互易的三个主要条件,还分别从语法、语义、语用三方面考察了原式与变式之间的差异。再如论文《NP场景描写句》(《徐州师院学报》1987.1)和《论带“了”的三种“(N)A点”结构》(载《语法求索》,华中师大出版社1989年)等。

在对语言事实的描写与分析上,李宇明还注意了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除了使用一般的语言学研究方法之外,还有意识地运用统计学方法和带有实验性质的测试方法。

例如,《毛泽东著作设问句研究》(《中国语文》1992.6)把观察范围进行人为性封闭,以便用大量的数据统计结果来说明设问句使用的语法规律和语用规律,结论可靠,说服力强。《词性判断能力的测试》(《华中师大学报》1989.1)运用非谓形容词作为测试材料,设计出了四种不同的作业方式,用实验来研究成人的词性判定能力。

李宇明认为,事实研究与理论探索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他个人的研究追求是,事实研究与理论探索相结合,事实描写和理论解释相结合。例如《疑问标记的复用及标记功能的衰变》(《中国语文》1997.2),把汉语的疑问标记分为四类:A疑问语调;B疑问语气词;C特指疑问词;D疑问句法结构。并根据分布原则和“同类同级”的补充规则,把这四类疑问标记刻划为上、中、下三个层级,由此描写了疑问标记复用的规律,阐释了因标记复用带来的信息冗余问题。文章还描写了疑问标记功能衰变的若干格式和衰变的若干特点。

李宇明在八九十年代分别开创出两个开拓性的研究阵地,一个是儿童语言疑问句研究,一个则是汉语量范畴研究。两者都颇具特色,有开创性的价值和贡献。

语法研究最主要的任务,是揭示语形与语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从理论上讲,从语形入手研究语义,或从语义入手研究语形,这两条“从外到内”或“从内到外”的研究路子都行得通。从80年代直到现在,大多数研究者强调走“从外到内”的路子,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然而,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显性语法形式欠发达,单从语形入手可能会忽略一些隐性语法形式。所以,一些有识之士较早地尝试着从语义着手,如吕淑湘、胡明扬和马庆株等,或理论或实践,试图构建出汉语的某些语义语法范畴。90年代中期以来,李宇明在前贤们探索的基础上,考虑到国际上对于语言中的空间范畴和时间范畴有了一些研究,颇具匠心地选取“汉语量范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此获得国家“九五”社科基金的支持。

近五、六年来,李宇明围绕该项目撰写了二十余篇论文。论文《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中国语文》1996.1)运用连续性观念,主要在定语的范围从空间、程度、时间三个维度上考察非谓形容词与名词、一般形容词、动词等的差异与联系,并建立起了三个相应的词类连续统,从而第一次确立了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该文最值得称道的有两点:其一,连续性观念的提出和运用;其二,引入了程度性这一语义范畴。论文《动词重叠的若干句法问题》(《中国语文》1998.2)考察了与“动量”和“时间”有关的动词重叠式的若干句法问题。文章认为,动词重叠式排斥数量词语的主要原因是动词重叠已内蕴有不能用数量词语标示的量的意义,并由此而带来了动词时间因素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描绘出动词重叠式的句法特征,文章还提出了研究“量”、“时”这两个重要动相范畴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论文《动词重叠与动词带数量补语》(《语法研究与探索》(九),商务印书馆1999年)通过考察动词带数量补语(外附表量式)和四种动词重叠式(内蕴表量式)之间的异同以及这两类现象内部的差异性,勾勒出它们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连续性序列;然后简单比较这种共时的连续性序列与其语法化进程的关系。该文也许可以算作《动词重叠的若干句法问题》的姊妹篇。论文《拷贝型名量词及其在汉藏语系量词发展中的地位》(《中国语文》1999.6)对汉藏语系名量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历时性的构拟。重要论文还有《论词语重叠的意义》

(《世界汉语教学》1996.1)和《论形容词的级次》(《语法研究和探索》(八),商务印书馆1997年),分别在汉语语法学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量范畴”和“级次”的概念,富于汉语特点而迥异于西方体系。

代表着“量范畴”研究系统成果的则是专著《汉语量范畴研究》(华中师大出版社2000年),该书是邢福义主编的《华中语学论库》中的一部,是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项目的结项成果。

李宇明认为,“量”是人类语言中的一种重要的认知范畴,“汉语量范畴”是一种富于汉语特点的语文学范畴。因此,他在该书“前言”中表示,该书采用的研究路向是“从内到外”,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换一个观察视角,可以看到不同的语言景观;其二,从语义范畴入手,便于与外部语形差异较大的不同类型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其三,有利于语义(本身)研究的加强,还有利于把握语言同世界的关系,加大语言学研究的景深。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汉语量范畴研究”是这一路线从理论到实践都较成功的有益尝试。

早在该专著出版之前,吴吟在《汉语重叠研究综述》(《汉语学习》2000.3)一文中就曾指出:“李宇明是迄今为止对‘量’作最深入研究的一位。”该著刚刚出版,《世界汉语教学》(2001.2)上发表“简讯”说,“……其成果不仅丰富了汉语事实的描写工作,而且也体现了作者在语言理论方面的诸多探索。”另有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沈家煊在近作中咨引了该论著。邵敬敏教授于1998年就曾预言,“如果说二十一世纪的汉语语法将会有重大突破,那么,首先就会表现在对语义范畴、语义关系和语义选择的研究上。”因此,我们深信,待以时日,李宇明在“量范畴”上的开创性研究必将在语言学界发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4. 语言理论

李宇明对语言学各个领域都有兴趣,涉及面广,如对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方言、民族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等都有所涉猎和创新。

由邢福义主编、李宇明等人参编并撰稿的《文化语言学》,初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曾获华中师大科研一等奖,修订版(同上,2000年)被列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并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该书两版问世十年以来多次重印,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李宇明为该书撰写了四节内容和2个小专题,涉及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的诸多方面,其中所撰写的总论部分第一节“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全书总纲。李宇明把文化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定位为“关系学科”(与本体学科相对待),规定学科对象和任务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主要研究问题有五个:①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②语言对文化的影响;③怎样通过语言研究文化;④文化对语言的影响;⑤怎样通过文化研究语言。有评论者指出,“(该书)首次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化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并称之为“关系参照派”,为文化语言学的三大派别之一。

在社会语言方面,李宇明曾针对语言国策的两个紧迫课题——语言保护和语言沟通,提出统筹合理解决的途径——努力培养双语双语人,很有实践指导意义。论文《析学构词》(《语文研究》1995.4)是专门研究社团隐语的,该文搜集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归纳出析学构词的八种类型,基本上反映了词语型隐语的实际面貌和构词特点,这是一项富于汉语特点的、既有趣又有用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课题。此外,

还有《语言生活与精神文明》(《语文建设》1997.1),《师范大学学生的语言文字状况及其教学问题》(《语言文字应用》1994.2)和《笔误原因调查》(《中国语文天地》1987.6)等社会语言学领域的论文。当然,上文提到的“语言规划和语文政策”也属于宏观社会语言学的范畴。

在方言研究方面,有一般论文加上书评近10篇。重要论文有《泌阳话性质形容词的重叠及有关的节律问题》(《语言研究》1996.1)和《泌阳方言的儿化及儿化阴声》(《方言》1996.4)等,前者讨论了河南泌阳话性质形容词重叠的句法、语义特点和节律特征,并对顿读节律及与之相关的“过渡性”轻声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后者描写出泌阳方言儿化韵的主要特点。重要书评《方言语法的思考——兼评陈淑梅〈鄂东方言语法研究〉》(《方言》2002.1)提出要在对方言事实观察与描写的基础上进行谱系学和类型学解释的方法问题。在民族语言学方面,作者曾关注过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问题,提出“要充分考虑到民族自己的愿望,既要防止‘语言同化主义’,也要克服‘语言封闭主义’”(《语言保护与义》,载《中国民族语言学通讯》1998.1)。在量范畴的专题研究中,也曾涉及民族语言的词语重叠和量词发展等问题。

李宇明的语言哲学观主要散见于论著《语言哲学对话》(李宇明参著,语文出版社1999年)以及《学术之旅》(《中文自学指导》1997.4)等论文中,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①语言本质观;②语言研究观。

关于语言本质的看法,持静态观的主要是结构主义学派和转换生成学派,静态观忽视了对语言功能的研究,淡漠了对语言动态特点的认识。李宇明赞同功能学派的动态观,他提出要从时间变化、空间接触和言语运用三个方面来理解语言本质的动态观,并由此而决定了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不自足的体系。他认为,我国的语言学者比较倾向于用静态的眼光看待语言,重视对语言结构的研究,而忽略了许多与动态语言观相联系的研究领域,如语用研究、儿童语言发展研究、语言发展史研究等。

关于我国语言研究之现状,李宇明首先指出了各个方面的现实差距、处理继承与发展问题上的某些浮躁心态、研究观念思想和方法上的一些局限和不足,然后充分肯定了我国语言学发展的三大优势和广阔前景。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重视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综合性研究,多做具体扎实工作。对于理论追求,李宇明有个人独特看法。他认为,理论应理解为一种意识,一种从语言事实中发现规律,并不断提升规律层面的意识;理论应理解为一种追求,一种与西方语言理论平等交流碰撞、并进而获得具有更大普遍性的理论追求。应该说,语言学习、语法以及语言学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都会上升为较高层次的理论追求,从而丰富了语言理论的一般性原则和内容。李宇明对西方语言学各流派的主要理论和方法都比较熟悉,他还专门研究过“功能解释语法”,还曾把《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论词语重叠的意义》等论文归于认知语法的麾下。然而,他自认为研究工作的最大苦惱不是对西方的理论了解得少,而是对汉语事实了解得太少。对于中国语言研究尚落后于西方的现实,我们既要有借鉴、对话与输出的世界意识,更要有立足于民族语言、立足于汉语事实的本土意识,力争从事实中生发出“双味”理论,为中国语言学乃至世界语言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

李宇明在治学风格上,有两大特点:一是注重理论创

造,二是务实。在治学态度上,也有两大特点:一是注重定性和悟性,二是把学术与人生融为一体。

早在郑州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他就曾幻想着去解决当时的语言学难题,充满了探索与创造的激情。他一边读书,一边动手做点科研,并戏称作“拜杂志为师、向杂志学习”,写了不少的文章,其中的一篇论文曾接到《中国语文》备用稿通知,还有一篇居然在《中州学刊》(1982.3)上公开发表了。1982年春,李宇明应届考取为华中师大硕士研究生。导师邢福义向来以务实著称,强调把研究植根于汉语的“泥土”里,强调理论生发于事实,提倡建立自己的“学术根据地”。正所谓“名师出高徒”,李宇明接受了从观察、思考到写作的一系列严格的语言学研究能力的训练,并深受邢师治学风格的良好熏陶。在读研阶段,他撰写了近10篇论文。

其后,李宇明主攻儿童语言学,却是困境中的一次抉择。他的贤妻白丰兰女士,因患类风湿性关节炎而几近残疾。尽管家境贫困,条件艰难,他却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照料弱妻幼儿的神圣使命。但如何兼顾家庭与学术呢?此时恰好受到国内外儿童语言相关研究的一些启发,灵光一现,柳暗花明。在夫人、亲人的支持和帮助下,一边关怀备至地照料着爱女李绎一的日常生活,一边坚持不懈地记录着她的乳音稚调,从此开始身兼模范丈夫、家庭妇男、优秀学者三职,走上一条能把学术理想和家庭使命融为一体的人生道路。日后的儿童语言学研究之所以取得了如此之大的成绩,其原因还有三个方面:其一,积累了第一手的“儿童语言日记”原始材料达几百万之多,并另有合作者唐志东的个案材料、稍后的群案调查材料以及国外大量的最新资料,丰富的资料给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二,研究者踏踏实实钻研,精细严谨地分析,并下大力气致力于规律的提炼与理论的创建。既勤恳踏实,又勇于创新。其三,持恒心、守定性,含辛茹苦,十年磨一剑。在我们看来,当时的选择看似无意插柳,十年的苦功却是有心成才。

近几年的量变研究,更应该是一种深思熟虑、别具匠心的抉择。该课题既充分考虑到汉语自身特点,又与认知功能语法的国际潮流相呼应,却不雷同于人家已经开拓的研究领域,因而具有广阔的理论创造空间。

李宇明在教书育人上也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境界开阔,循循善诱”。

在担任华中师大文学院院长期间,新生刚刚入学,李宇明就要作“求学的三个阶段”的专题讲座。学生毕业之前,

他还要作“做人的三个要求”的主题报告。

对于学生成才教育,李宇明有一个非常生动贴切的比喻。他说,大学生成才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要做一条“蚕”,“蚕”有天般雄心,是条雄心壮志的“虫”。要立志成才、献身学术,这是立志期。然后,“蚕”自己结丝成蛹,要勤恳踏实、善于积累,多作专业思考与训练。这是休眠期,或者叫酝酿期。最后,“蛹”蜕变成“蛾”,“蛾”是“虫中之我”,咬破蚕茧、一飞而出、自由邀翔。要形成个人风格、做一个有独特个性的学者,这是成熟期。李宇明此说可与王国维先生的“治学三阶段”相媲美,两说相映成趣,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于学生成人教育,李宇明把它概括为“民族与人生之根”的教育,具体有三个方面的培养要求。其一,任何时候都不能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不能摒弃了民族文化的根基。要扎根民族土壤、培养“传统意识”。其二,无论工商官学,不要忘了普通百姓。当代有些人贵族气太重,要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培养“平民意识”。其三,不论扎根国内,还是侨居海外,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损害祖国利益。要讲究民族气节,培养“民族意识”。这三个“意识”针对性强、启发性大,是当代青年必不可少的处世之道、立身之术。

结语

由于杰出的业绩,李宇明相继获得过“湖北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家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他在三十八岁就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四十出头被评为现代汉语专业博士生导师。

近些年来,他的行政担子愈来愈重,教学任务越来越多,科研成了挤时间干“私活”的勾当。曾有一位记者问他如何分配时间,李宇明又信手拈来一个绝妙的比喻。他说:“我就像是计算机的硬盘,有C、D、E三个逻辑分区。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白天,打开C盘专门做好行政工作;晚上启动D盘,看点书,做点科研;星期六、星期日运用E盘,指导研究生、访问学者的学习与研究。”尽管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但在时间精力的分配上却非常痛苦。“这几盘之譬”、“勾当私活之说”,看似牢骚之言,却正是他偏爱科研、立足学术的真实写照。然而,李宇明又明确表示,服从国家、组织安排,满足社会和人民需要,这也是一个学者的本分职责。他准备重新定位,做到学术发展方向与职业选择相结合,力求行政、教务与学术专业的矛盾统一。

[责任编辑 余三定,校对 高加成]

ALWAYS STANDING ON THE STARTINGLINE OF A QUESTION MARK —On Mr Li Yuming's academic pursuit of linguistic studies

HU Ai - dong

(Literature Institute,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Li Yuming'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elucid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 Yuming's academic mentality and scholarship.

Key words Li Yuming; young linguist; academic cause

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线上一李宇明教授的治学道路

作者: [胡爱东](#)
作者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语言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9](#)
刊名: [云梦学刊](#)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YUNMENG](#)
年, 卷(期): 2002, 23 (5)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ymxk200205036.aspx